

●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顏廷瑞 著
暮鼓卷

汴京風騷

暮鼓卷

鼓卷

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



I247.5
850
3

暮鼓卷

汧方厠

暮鼓卷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汴京风骚(暮鼓卷)

著 者: 颜 廷 瑞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白石桥路42号)

(邮政编码 100081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装订者: 河北省三河市长虹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65,000

版 次: 1995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033-0325-5/I · 384

定 价: 13.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篇 目

一 黄州

苏轼在痛苦中追求“随缘放旷”的解脱，开始了可代文人少有的躬耕。在东坡园圃落成之日，滕甫来到黄州…………… (1)

二 汴京·福宁殿内室·御堂

“元丰改制”与“用兵西夏”·告急的“塘报”和应变的“奏表”同时出现在御堂·皇帝赵顼在争欲急功、自崇权威和知变知改、慎思慎虑的自身矛盾中选择了前者…………… (18)

2021/12

三 洛阳·独乐园·流觞溪畔

春寒料峭的“耆英会”唱和·苦情苦泪的“靡哲不愚”
·司马光著书的过度劳作,加速着躯体的衰老,终于
“中风”病倒于钓鱼庵…………… (38)

四 汴京·宣德楼前

“献俘”与“大赦”,文治与武功相映相彰的“辉煌”·
酈延路飞马传送“塘报”的小校,力竭气绝于宣德楼
·皇帝赵顼吐血了…………… (61)

五 汴京·大内皇宫·福宁殿

暮鼓声声·陆离光怪、有序无序的“梦境”和碎心断
肠、悲壮苍凉的“塘报”,耗尽了皇帝赵顼重病未愈仅
存的一点精力…………… (74)

六 洛阳·独乐园钓鱼庵

梁惟简带着司马光偏瘫失语的病情和苏轼的书信离
开独乐园回汴京复命·秋雨残荷,司马光写下了感
情深沉真挚的《遗表》…………… (88)

七 江宁·半山园

王安石在苍凉孤独中度过晚年·“永乐兵败”的哀音
化作惆怅的悔恨,“尧桀入梦”的探索化作慷慨的低
吟…………… (102)

八 黄州

苏轼在豪放旷达笑对人生中，捧着一颗滴血滴泪的拳拳忧心，壮情浩歌赤壁砚…………… (113)

九 江宁·半山园

“凄怆江潭”·君臣相知相思的哀音，预示着“变法”的旗落号息·王安石决定把仅有的“半山园”捐赠于佛门…………… (131)

十 江宁

苏轼与王安石聚会·歌起半山亭，情满紫金山，深夜烛光下披肝沥胆的咽泪话别…………… (141)

十一 汴京·大内皇宫·福宁殿

皇帝赵顼自知不久于人世·病榻上的嘱托，暮鼓声中的忏悔·忏悔终不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 (166)

十二 汴京·福宁殿

“立储之争”突然间和解·在皇太后“糊涂”的顺水推舟中，赵顼瞑目逝世·皇六子赵迺登上了皇位…………… (184)

十三 洛阳·汴京

斗转星移，骸骨羸瘁、齿发愈衰，六十七岁的司马光，

彷徨疑虑地走出独乐园去京都吊丧
..... (195)

十四 洛阳·汴京

老而弥坚·“广开言路”与“冲破藩篱”·崇庆宫太皇
太后的召见,司马光拉开了“革故鼎新”的序幕
..... (222)

十五 汴京·大内皇官延和殿

罢废“新法”之争·司马光演出了他晚年最辉煌的一
幕·章惇泪洒延和殿..... (243)

十六 登州·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登州海市”的瑰丽奇观,
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
心神颤栗..... (261)

十七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糊涂”的苏轼
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发了..... (278)

十八 江宁·乌衣巷秦淮小宅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病榻上槁骸残息的王
安石·星光下“目视失明”的遗言·北山墓地年年不
灭的清冷绝唱..... (299)

十九 汴京·司马光府邸书房

深夜孤灯，清酒哀文·酒是友谊不泯之酒，文是心曲
难尽之文·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 (315)

二十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斯人在茫
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天薄大宋啊..... (327)

二十一 常州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 he 坎坷人生中最后一段路程·
病榻留别，他清清爽爽地离开了人间·《荔枝
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 (343)

二十二 汴京·端礼门·宣德门·繁塔寺

晨钟暮鼓，苍凉凄绝，北宋王朝灭亡了

..... (366)

□ 篇一

黄州

苏轼在痛苦中追求“随缘放旷”的解脱，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躬耕·在东坡园圃落成之日，滕甫来到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清晨，“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轼，在梅花棚告别了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带着二十一岁的儿子苏迈，冒着纷扬的大雪，踏着没膝的雪路走向他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陌生的驿站。“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砾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瓦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

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仆俯于地，一病不起。

黄州太守徐太受，字君猷，时年四十岁，素慕苏轼之名，亦怜苏轼之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苏轼父子居住于定惠院。

定惠院，位于黄州城东三里许，远离江边，依山而建，林木苍莽，宁静幽深，且寺僧寥寥，香火稀少，确是罪谪之人“思过自新”的佳境，卧病之人休养的去所。近处有安国寺独占人间风光，堂宇斋阁，庄穆深隐，朝夕送来晨钟暮鼓声似在送来佛缘佛机，荡涤着谪贬罪人的灵魂。此寺原名护国寺，宋仁宗嘉祐八年更名为安国寺。晨听钟，暮闻鼓，大宋皇帝的声息威严就在罪人苏轼的身边！

苏轼卧病僧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思过自新，寻觅着痛苦灵魂的解脱：佛门境界原是历代失意士大夫摆脱困窘的捷便道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超世入佛”，不就得到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清闲洒脱吗？“佛门是福”，“佛机是空”。苏轼在安国寺专心研读佛经，废寝忘食，两月不辍，右目病疾日甚，目光模糊而难视字，便让儿子苏迈床前诵读。心之所至，意之所迫，比当年在杭州灵隐寺的谈禅论佛严肃多了，认真多了，心诚多了。

四月六日黄昏，苏轼拄杖步入安国寺。因天色已暮，俗众离寺已归，僧人诵经已停，寺内恢复了清静。苏轼心诚意虔地膜拜于大雄宝殿巍然端坐的大佛像前，他焚香方了，未及吐诉心愿，忽听到一种清朗慈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转头一看，见一位年老和尚身披袈裟由佛像后绕出，停步于殿台右侧七尺处，合掌闭目，虔诚地吟诵着：

“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尘亦灭，幻灭亦灭，非幻亦灭……”

苏轼举目细瞧，这位和尚年约七十，身躯健朗，飘逸若仙，白须尺许洒落胸前，白眉寸余垂于两鬓。苏轼惊诧其风骨不凡，拱手询问：

“大师莫非潜道方丈？”

和尚睁开眼睛，明眸照人，面向苏轼落坐于蒲团之上，以问作答：

“阿弥陀佛，施主必是寄居定惠寺的苏子瞻了。”

“大师何以知之？”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我佛无处不在啊！”

苏轼执佛礼请求：

“阿弥陀佛，罪废俗人苏轼，恭请大师超度。”

潜道大师合十回答：

“阿弥陀佛。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曷为正思，无虑无思……”

苏轼惘然皱眉，心想：这不是车轱辘话吗？转了一圈，还不是“弗虑弗思”四个字吗？

潜道大师立即打断苏轼揶揄不敬的思绪：

“依觉故迷，若离觉性。苏子，因何而惘然皱眉？”

苏轼急忙收敛不佛之心，答道：

“苏轼性愚，罪垢厚重，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法。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乞大师指点。”

潜道大师朗声而语：

“苏子，你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智。不锄其本，而耘

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何锄其本？”

“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恹然，无所附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矣！”

“‘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

“默坐焚香，深日省察，日日不息，其功自成。”

苏轼哑笑出声：

“阿弥陀佛。苏轼崇尚佛门‘普渡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但焚香默坐，待饱熟睡，晨昏钟鼓，腹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

潜道大师失望叹息：

“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奇戾，其情浪漫，愿你深日省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阿弥陀佛……”

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潜道大师已飘然去了。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罪愆深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啊！回头无岸，入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仕宦人生淤结的链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消除膨腹堵肠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弓之鸟不敢飞鸣。苏

轼浸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诗句回到了定惠院。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五月十三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弟定于五月二十日奉旨离南都应天府赴贬所筠州，任妈、嫂子、侄儿随船至黄州与兄团聚，六月初可抵黄州西二十里处巴河口渡口，望兄早抵渡口迎接……

喜讯？愁音？“本州安置”，形同禁锢。薪俸薄微，生计窘迫的苏轼，立即陷于居住无屋、糊口无米的艰难困境。他派儿子苏迈去官府催领三个月来欠支的薪俸，因官府钱荒，所欠钱两均以实物抵折，苏迈领回来的只是一堆盛酒的布囊。“压酒囊”固然可以换钱，可人地生疏，苏迈数日奔忙，沿街叫唤，总是找不到换钱的门路。苏轼厚着脸皮亲自求助于黄州太守徐君猷。多亏徐君猷格外恩遇，移苏轼居于黄州城南的临臬亭。

临臬亭，傍江岸而筑，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与对岸武昌相望，青峰如黛，江流碧蓝，江面千帆往还，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此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

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二百多年来的风蛀雨蚀，屋宇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现时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胃口极高，锦帆丽舸，穿梭江面，都不屑歇脚于此，更无心思凭吊这座古驿的历史神韵。黄州太守徐君猷早有修缮古驿为黄州增色之意，但府库银两拮据，只能望“亭”兴叹。苏轼家眷即将来到黄州，苦无安身之处，遂违例安置于此，以尽太守之责和仰慕苏轼之谊。并于江畔高处筑屋三间，取名“南堂”，供苏轼游息。至于“压酒囊”抵折薪俸一事，乃检校郎应行制例，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语表示“爱莫能助”了。

六月二日，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十二岁的苏迨、十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于新筑的“南堂”。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雾雨，为“南堂”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云，为“南堂”送爽。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生离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

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馱。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七十二岁的任妈敬酒。望着任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眼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酒。

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闰之、王朝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季璋瘦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咽，相慰的话也无法说出。

苏轼抚抱着年幼的迨儿、过儿，儿子们拦腰扯衣地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抑的情感闸门，禁不住泣咽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歌：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自嘲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岸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煎的心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闰之一时忍耐不住，哭出声来：

“子瞻，你喝多了，醉酒了，又口无遮拦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身边的一张藤椅上。他确实有几分醉意，眼睛朦胧，吐诉出心底的忧愁和委屈：

“我罪累家室老小，百无一用！贬官至此，还要破费朝廷一堆一叠抵折薪俸的‘压酒囊’。季璋，我们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吃饭……”

王朝云急忙安慰苏轼，她只盼望能用豁达随缘的话减轻丈夫心中的忧伤：

“先生，你把‘压酒囊’换钱的差事交给我办吧，以先生的

名字打出招牌，沿街叫卖，说不定会在黄州城掀起一股抢购‘压酒囊’的风潮……”

浊酒力猛，苏轼的醉意更浓，他大笑而喊：

“霞，解语花啊！其言妙极，其法妙极！‘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

任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急忙插话，打断苏轼不吉不祥的话头：

“我们这家人，哪一年没有愁事揪心，若尽是一个‘愁’，只怕早就愁死了。现时的生计虽比不上在京都、杭州、徐州、湖州时那样宽裕，但也不像在密州闹灾年月那样的粮米断炊、杞菊为食。大郎现时每月的薪俸四千五百小钱，虽不足养活七口之家，但日子总得过啊！我的主意是，今后每月领取薪俸不论多少，分为三十份挂于厨房墙壁，日取一份为食，不可超支，节余者聚少成多，以备待客。虽说苏府以诗书传家，但农桑植垦乃做人的根本，我家亦可于屋前屋后垦植菜蔬，我虽无力提锹举锄，但可以养鸡养鸭，亦可小补于生计……”

苏轼醉语喃喃，语实情切：

“任妈，你是苏府千年修来的大佛。你为苏府创立了一条勤俭持家的家规，愿我苏府子孙，世代勿违……”

“任妈，你是人世间真正的圣人贤人。你幼养不必其子，爱人不必其亲，豁达不避其灾，乐观不避其贫。你一颗平凡无奇的灵魂，比那些尸位素餐、锦衣美食、权操四海、势动宇宙的帝王将相，高尚千倍，高尚万分……”

“任妈，你能在荆棘丛中辟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使你的大郎不敢沉沦啊！季章，落下我们自视清高、实无一用的身架吧！霞，”

脱下我们的宽袍博带、锦衣丽服吧！迈儿、迨儿、过儿，伸出我们执笔弄墨的双手拿起镢锹犁锄吧！到田间去从学拜师，去垦荒，去拉犁，去播种，去砍柴拣粪，在沃土中自觅食粮，在山坡上建造窝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经多方游说恳求，赖朋友马正卿（字梦得）的帮助，蒙黄州太守徐君猷的恩准，苏轼求得黄州城东坡上一片“废垒无人雇、颓垣满蓬蒿”的故营防废圃，“准予躬耕其中”，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一种特殊生涯。

他葛衣芒履，带着妻儿，拙笨地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霉之物燃烧散发的臭味、霉味，驱散着仕宦人家的儒雅。

泥土中的石块瓦砾，使他虎口发麻；盘根错节的荆棘，使他心焦如焚；骄阳似火，暑地冒烟，使他汗流如雨；腰疼、腿疼、臂膀疼、骨架疼，使他接受着“脱骨换胎”的身心再造。在“我廩何时高”的向往中，他摆脱着心灵上的羁绊，寻觅着生活中另一样乐趣。

他挑篮抬筐，从僧寺、学舍、官衙的公厕里挖取粪肥，精心地撒入自己新垦的土壤，吟着“岁旱土不膏”的时令农经，离弃着士大夫酸腐的高贵。

也许因为诗人苏轼的名声太响了，也许因为贬官苏轼的遭遇太惨了，他拙笨而踏实的劳作，缩小了“官”与“民”之间自古存在的鸿沟，赢得了四邻黎庶的称赞和同情。除马正卿、王子立、王子敏、郭兴宗、古耕道、潘彦明帮他垦荒、平地、施肥外，黄州长者潘邠老每日必至，指导耕作，潘邠老的弟弟潘